

世界通史参考資料

現代史部分之一

德国十一月革命

中国人民大学

世界通史参考資料

現代史部分之一

德国十一月革命

中国人民大学世界通史教研室編

中国人民大学

1958年·北京

說 明

(一)为了配合本校“世界現代史”教学与研究的需要，我們將已收集的資料作为“世界通史参考資料”現代史部分彙編成冊，并按历史年代、国家和專題陸續分冊出版。

(二)凡人民出版社和苏联外国文書齋出版局出版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所有各国政治、經濟以及工人运动方面的專著均未列入。我們准备另編一个包括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在內的詳細的“世界現代史参考書目”。此外，本校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編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資料彙編”一套書，其中有些材料是本書需要的，为避免重复，本書仅存目录，注明出处，不印正文。

(三)本書資料搜集范围，只以本室所藏圖書、报刊和已經作出的部分卡片为限，在选材上难免有不妥之处，希讀者指正。

世界通史教研室

1958年9月2日

目 录

列 宁：向巴伐利亞苏維埃共和国致敬·····	1
列 宁：就罗莎·盧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內西被害事件而发表的演 說·····	2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关于德国十一月革命部分·····	3
德国統一社会党中央決議：十一月革命和它对德国工人运动的教 訓(节譯)·····	4
皮 克：十月革命的教訓对于德国人民爭取和平与統一的德国的 斗争的意义(节录)·····	9
威廉·皮克：德国共产党的成立·····	12
烏布利希：1918年11月的德国資产階級革命·····	44
烏布利希：論11月革命的性質·····	49
Я.С.德拉普金：論德国十一月革命的性質与动力·····	61
弗·依·毕立克：論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特点·····	83
В.Ф.舍利克：論1918——1919年德国革命中的几个問題·····	102
Н.Г.奥布申柯夫：关于1918——1919年 德国革命的若干爭論問題·····	116
文弗列德·呂布堡：基尔水兵起义——德国工人 革命运动的一段生动英勇的历史·····	138
阿明·格萊姆：德国工人階級的革命傳統·····	141
洛赫：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	144

向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致敬

感謝你們的祝賀，同時也衷心祝賀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殷切地希望你們更經常地告訴我們：你們採取了什麼措施同資產階級劊子手謝德曼那一伙人作鬥爭？各市區的工人和僕人蘇維埃是否已經建立？工人是否已經武裝起來？資產階級是否已被解除武裝？是否已利用庫存的衣服和其他物品來迅速而廣泛地救濟工人，特別是救濟雇農和小農？資本家在慕尼黑的工廠和財產以及慕尼黑郊區的資本主義農場是否已被沒收？小農的押金和地租是否已經取消？雇農和粗工的工資是否已提高兩三倍？是否已把所有印刷所和紙張沒收，用來出版通俗的傳單和群眾性的報紙？是否已實行用六小時工作、用兩三個小時管理國家的制度？是否已使慕尼黑的資產階級住得擠些而使工人迅速遷入富人的住宅？是否已把所有銀行拿到手里？是否從資產階級那里取得了人質？是否給工人發了比資產階級更多的口糧？是否已動員每個工人來擔任防禦工作和郊区農村的思想宣傳工作？只要發揮工人蘇維埃、雇農蘇維埃以及與兩者不同的小農蘇維埃的自動性，最迅速最廣泛地實行諸如此類的措施，你們的地位一定會巩固起來。必須向資產階級征收特別稅，必須立即用一切辦法使工人、雇農和小農的生活得到真正的改善。

致以最崇高的敬禮并祝你們勝利。

列 寧

寫于1919年4月27日第一次載于1930年

4月22日“真理報”第111號按手稿刊印

（選自“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90頁）

就罗莎·盧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 被害事件而发表的演說^①

(1919年1月19日)

會議簡要报道

今天，柏林的資產階級和社会主义叛徒兴高采烈——他們終於杀害了李卜克内西和盧森堡。四年来一直驅使工人去为强盜利益卖命的艾伯特和謝德曼，現在又当起屠杀無产階級領袖的劊子手了。德国革命的实例使我們深信，“民主”不过是資產階級的掠夺和最野蛮的暴力的掩飾物。

消灭劊子手！

載于1919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4号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90頁)

^① 1919年1月15日，以社会主义叛徒和艾伯特和謝德曼为首的政府唆使德国白衛分子殘杀了李卜克内西和盧森堡。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員會作了決定，要在各地組織群众游行示威和集会，以示抗議。列宁在莫斯科苏維埃大廈的凉台上向示威群众發表了演說。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关于德国

十一月革命部分

“……。第二，——这是主要的——在欧洲中部的德国成立共和制度和工兵代表苏維埃的事实，曾不能不使欧洲各国革命化，而且真正已使欧洲各国革命化，結果也就不能不巩固俄国苏維埃政权底地位。固然，德国發生的革命是資产階級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那里的苏維埃做了听憑資产階級国会利用的工具，因为这些苏維埃是由俄国孟什維克那样的妥协派社会民主党人所把持，这也就是德国革命軟弱無力的原因。那里的革命竟是如此軟弱，致使德国白衛分子可以任意杀害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这样有名的革命家，而不受到任何懲罰。但它終究是一次革命。威廉已被推倒，工人已从枷鎖下解脫出来，單是这件事也就不能不展开西欧各国的革命，不能不引起欧洲各国革命的高漲。”

（摘自“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第八章第二节，
人民出版社版，第300頁。本文标题是編者加的）

十一月革命和它对德国工人运动的教訓

(节譯德國統一社会党中央決議)

一 帝国主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二十世紀初，資本主义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德国的資本主义發展成为容克—資產階級帝国主义，这是因“1848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沒有得到胜利，而在資產階級与容克地主階級之間結成了同盟，普魯士式的德国帝国主义成为最反动的，最有掠夺性的和战斗的帝国主义。

資本主义新阶段的特点是政权极度地集中在反动的金融資本主义手中，在这样的新环境中，就必須以新的方式来解决無產階級斗争的問題。

但是，帝国主义的發展同时也引起了有利于在工人运动中产生改良主义集团的現象，在前一个比較和平的时期里，社会民主党通过国会斗争的方法是得到了很大的成就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指望于一般的国会斗争結果的幻想，此外，在金融資本家获得高度的壟断利潤基础上的帝国主义时代，出現了工人貴族的階層，同时，在工人运动中，小資產階級分子的派別也增加了，它們加强了資產階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因素乃是修正主义与机会主义得到發展的社会基础，它們在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內部胜利了，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很久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已分裂成三个不同的派別，这些派別彼此之間进行了殘酷的斗争。

第一：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組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他們宣傳階級和平和和平进入社会主义，机会主义者則不仅出卖了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而且也出卖了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这

一派在工会内部的工会官僚中间得到极多的信徒。

第二：中派分子，他们努力与修正主义者作斗争，但是他们却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来将一切机会主义者与修正主义清除出党，容忍党蜕化就使得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面前被解除了武装。

第三：左派，他们站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立场，而且最清醒地而又坚决地捍卫了德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力求运用1905年俄国革命的經驗，宣传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但是，左派并不了解帝国主义的本質，他们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还带有不坚决性和半途而废的性质，他们不正确地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将要引到无产阶级革命，因而，他们也就不觉悟到为了完成革命任务党在理論上的准备的必要性，此外，他们也不了解工农同盟的必要性。

虽然这三个派别彼此之间在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内部进行了残酷的斗争，而且，伯伯尔在1903年的社会民主党得列斯顿代表大会上也曾揭露出了它们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但是，机会主义者毕竟还没有被清除出党，这就使到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受到威胁，并且为党内改良主义的胜利作了准备。

帝国主义的发展越来越更明显地接近于世界大战，在这一危险面前，1912年11月的国际社会主义巴塞尔会议重申了斯图加特和哥本哈根会议的决议，决议号召无产阶级防止战争，但是，大多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却叛变了这些决议，而在1914年8月4日投票赞成给威廉二世的政府以军事贷款。

由于军事借款的解决和转向于国内和平的政策，于是就开始了机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社会民主党右翼滚到帝国主义阵营里去了，他们引起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这个分裂，开始是发生在国会的党团中，而后来就发生在党的组织内部。

只有在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始终忠于国际社会主义，1914年12月2日李卜克内西，公开投票反对军事贷款，左派在“不是国内和平，而是国内战争”的口号下组织了地下斗争，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社会民主党左派依然没有

想到去組織自己的政党，他們只是結合成“斯巴达同盟”，这个同盟以个别小組的資格加入了在1917年产生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而在这个党的内部，与忠实的革命战士一起的还有很大数目的觉悟程度低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

1916年5月1日，李卜克内西作了反对战争的示威式的演说，政府对他苦役监禁四年的判决引起了群众性的罢工。

前线的失败引起了军事危机，十月革命的影响使国内革命情绪得到了进一步的高涨。

1918年秋天，在协约国军队的攻击下，西线瓦解了军事领导集团要求马上停战，为了挽救危局以及能够继续进行战争，威廉二世任命了伪善的自由主义政府，社会民主党的首脑们也参加到这个政府去了，这个政府的组成是企图在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丝毫不顾及人民利益来挽救专制制度和继续进行战争，但是，要阻止革命运动已经是不可能了，“斯巴达同盟”在其1918年10月1日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制定了符合群众意志的革命纲领，在基尔爆发了水兵起义，接着，很快地在整个德国都爆发了军队和工人的起义。

革命开始了。

二 十一月革命与魏玛尔共和国

十一月革命是前线军事崩溃的结果，是由于战争使国家疲惫增长的结果。

在革命中，建立起了工人代表苏维埃。

提到德国日程上的是下列这些要求：

第一：迅速与苏维埃共和国（指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译者注）建立密切的联盟，以便为德国革命打下广泛的国际基础和建立起对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均势。

第二：迅速停止各个战场上的军事行动，惩办战犯。

第三：消灭容克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树立工兵苏维埃政权。

第四：消灭大土地占有制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使其过渡到社

会主义革命的軌道，为建立工人阶级政权而斗争。

第五：將一切大企业，銀行，信貸机关，康采恩，托拉斯，矿山轉归人民掌握，作为發展社会主义的前提，但是，当时沒有党，因而，上述的要求沒有一个在1918年得到实现。

社会民主党右派占据了苏維埃代表大会的席位，并且劝告它將政权讓給国民会议，由社会民主党右派和独立党人所組成的人民全权代表政府，用尽一切方法来扼杀革命，这个政府公开仇視苏維埃俄国，它用社会主义的惡毒宣傳来掩盖这一反革命政策，而宣布：“社会主义在进行中”，在1918年11月15日与企业主的“中央工人合作协会”結成同盟的工会領袖支持了社会民主党右派的政策，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領袖也支持了它，只是，用虛伪的革命口号將它掩蔽起来就是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領袖們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从这一边轉到另一边，但是，在一切紧要关头，他們是与社会民主党派右派联成一气的，他們活动路綫的不徹底性，从他們企圖在资产阶级宪法中巩固苏維埃制度这一点上，就表現得最清楚沒有了。

左派体现了十一月革命的革命力量，他們于1918年末組成了德国共产党，但是，左派沒有能力来組織革命，因为他們本身还没有以一个政党的方式組織起来，一直到革命末期都与机会主义者共处于一个政党內的左派，现在就受到了因为長期忽視党的作用的懲罰，他們的領袖甚至沒有被选进工兵代表苏維埃代表大会，單就这一事实，就足以說明他們的組織薄弱到什么程度了。他們失敗的更深刻的原因是在于：“不管他們的激进主义如何，他們毕竟还没有清洗掉孟什維克的遺毒”（斯大林語）

由于社会民主党右派領袖反革命作用的結果也由于工人阶级沒有自己革命政党的結果，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依然是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有着它进步的成果：

第一：在德国，半君主專制制度被推翻了，而建立起了国会的民主制度，即资产阶级民主制。

第二：实现了，而且在1919年1月1日的法律巩固了工人阶级原

有的要求——八小时工作制。

第三：工人获得了一系列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例如普选权，（其中包括妇女的选举权）組織工会的权利，言論和集会权利等等。

第四：取消了反对农业工人的非常法，也取消了对雇工的半封建性的法規。

这些民主权利与自由的实现，在工人阶级面前提出了一个任务——为保卫和扩大这些权利而斗争，因而也就开始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些权利的获得同时在工人阶级中間巩固了改良主义的观点：革命的全部要求已經实现了。

可是，很快地反革命势力將这些民主权利逐步取消了。（略）

三 十一月革命的教訓与魏瑪尔共和国

第一：德国工人阶级只有在与苏联的紧密同盟中才有可能获得胜利。

第二：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和资本主义及其同路人之間是不可能有什么調协的。

第三：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够领导人民群众走向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第四：只有当工人阶级在与农民阶级，与革命人民群众的紧密同盟中行动起来，斗争才有可能順利地进行。

第五：如果工人阶级沒有自己新式的共产党，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

（节譯自“苏联科学院公报”，1949年，
第6册，第2期）

十月革命的教訓对于德国人民爭取和平 与統一的德国的斗争的意义(節錄)

德國統一社会党主席 皮 克

輝煌的布尔什維克式的战略和策略帶來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历史性的胜利。在我們看来，如果我們把布尔什維克党的斗争及其成果的历史和德国国内爭取結束战争的斗争的發展作一比較，那末这个胜利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就变得特別明显了。德国的人民群众当时已無意再打下去：不管怎样，从一九一七年开始，战壕里的士兵和战争工厂里的男女工人都認識到德皇在战争中已失敗了，只有迅速媾和才能停止飢餓和流血。工人和农民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胜利以后，这种看法在德国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中流行得一天比一天更广了。工人在“面包与和平”的口号中提出了他們的要求，这种要求在柏林軍火工厂的一月罢工里提得特別有力。这次罢工被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右翼領袖鎮压下去了。这样，工人的革命运动便受到了一次重大的打击。几个月以后，才开始了工人阶级新的大規模的反战行动。

但是德国的情况有一个特征，就是：工人在工厂里进行的反战斗爭和一九一七年夏季以及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冬季的罢工运动在乡間的农民和农业劳工群众中沒有得到任何反应。是的，德国的农民和农业劳工也希望結束战争。但是在这种一般的情緒和具体的經濟要求之間沒有联系；如果有这种联系的話，那末就会使乡間的劳动人民群众变成工人阶级爭取停战和推翻德皇政府及其鼓动者的斗争中的积极同盟者了。

这就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之所以沒有在乡間引起任何巨大反应的原因。农业劳工和小农沒有采取革命行动来反对德皇、容克家族及其反动的国家机器。

到十一月九日为止，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領袖一直在想用一切办法阻止革命运动。只有在工人和士兵挺身起义强迫柏林的德皇政府屈膝时，右翼社会民主党及工会領袖才用試行过的办法打进这个运动的领导机构，以便到后来再出卖这种运动。

显然，貧农和农业劳工是不能期望从他們那里得到任何采取革命行动的号召或任何支持的。

“斯巴达克”同盟在它一九一八年十月一日的号召里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沒收一切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财产。把农业生产的管理权交到代表农业劳工和貧农的代表手里。”这样一来，所有小康的农民都被看做反动的大地主——德皇的拥护者——的陣营里的人。“斯巴达克”同盟这种口号里沒有說到农业工人和小农对土地的要求，产生了更为致命的后果。沒有提出代表千百万农民和农业劳工的利益的要求——农民和农业劳工会为之奋起为反对普魯士的容克家族和德皇的国家机器而斗争的要求。是的，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革命廢除了半封建的“賤民条例”，但是它並沒有触动当时存在的社会关系。無产階級未能贏得农业劳工和小农作它的斗争中的同盟軍，也未能使中农阶層中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以后才过了几个星期，反革命的“志願軍”就利用容克家族的大庄园作为镇压城市里的革命运动主要堡壘。

不仅如此，在十一月革命以前，德国陷于因战争的延長而引起的混乱中，拯救国家的民族运动在德国就不会有过；知識分子中的中等阶層差不多完全处在帝国主义的思想的影响之下。革命势力几乎沒有——或者說干脆沒有——設法在資產階級人士中發动一个停止战争和拯救国家的运动。

德国工人階級运动中的左翼未能了解無产階級的同盟軍的問題以及帝国主义时期中的民族运动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虽然“德意志左翼”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它还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十四日致德国共产党的信里写道：在危机四伏的时代中，德国工人缺少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党；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迟迟不与唯利是图的（薛德曼、利根、大卫之流）和意志薄弱的（考茨基、希尔菲定之流）资本家走狗分裂，——另一方面是由于受了与他们“团结”的可恶传统的束缚。

当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革命的，受过考验的群众性的党，要使一切人民的革命力量行动起来是不可能的。

“德意志左翼”的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策略使得德国无产阶级的先锋——“斯巴达克”同盟——以及在革命的火焰中出现的共产党孤立于一切其他阶层的人民之外，使得无产阶级孤立于一切其他阶层的人民之外。结果是：在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的叛逆的政策帮助下，德国的垄断资本的权力复活了；另一结果是：德国走上了导向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

（选自“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0年
第104期）

德国共产党的成立

——关于十一月革命的回忆——

(摘自1928年德国共产党各区理事会出版的小册子)

威廉·皮克

I 十一月革命。革命工長組織与“斯巴达克团”

世界大战的軍事-政治經濟后果引起了德国革命和普魯士-德国軍国主义帝制的崩潰。不过，俄国革命和“斯巴达克团”領導劳动群众和前线士兵群众进行的反軍国主义宣傳和革命宣傳，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事件。除了在柏林拥有最多信徒的“斯巴达克团”外，主要集中于柏林各冶金工厂的革命工長組織，也进行了革命的准备工作。10月21日，卡尔·李卜克內西被釋出獄，当时他就想馬上利用革命工長的力量来徹底發動工人，从事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可是，他只得到极少一部分同志的支持。10月27日我从荷蘭回国后，就加入了这一集团，来帮助李卜克內西。

参加各种會議的“独立”社会民主党領袖們——邓米克，其后也有高茲和狄特曼——断然反对我們的提議，并支持那些奉行拖延政策的革命工長領袖。工長的領袖就是再度当选为人民全权代表、对群众的革命作用毫無所知的艾米尔·巴尔特。他在后来發表的关于革命事件的記述充滿着不确切之处，同时也証明了这个企圖打击別人、抬高自己的人是好名若狂的。在这方面，他仅次于菲立普·謝德曼，后者目前所發表的回忆录就証明了这一点。我想就紧接着11月9日前夕所發生的那些事件和我本人亲自参加过的11月9日事件作一簡短的概述。

独立社会民主党領袖們的憂慮

10月26日(星期六),举行了革命工長會議。李卜克內西出獄后首次参加了它的工作。人們在會議上以最断然的方式議定:如果M·巴登斯基亲王政府出而号召“保衛国防”,就要加以反对。根据李卜克內西的提議,应于11月3日(星期日)举行一系列的群众大会,会后并举行游行示威,以动員工人。此外,还應該有3个“斯巴达克团”領導人員,即李卜克內西、恩斯特·梅耶尔和我在革命工長“上層”(即执行委員會的領導)會議上講話。

当10月29日(星期二)开始大規模征兵入伍时,已經很明显,巴登斯基亲王政府真是要动手“保衛祖国”、反对協約国进犯軍了。同时,这个政府企圖通过动員来削弱柏林的革命骨干。因此,必須采取行动。

我在和革命工長代表艾米尔·巴尔特會談時曾說服了他和邓米克:應該馬上印一些号召工人逃避入伍动員的傳單。我自己担任印傳單的工作,这些傳單于10月31日在各企业散發了。

但是柏林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害怕这个倡議,并拒絕召集原定于11月3日(星期日)举行的各个群众大会,借口說这些會議不过是“革命的实习”而已。柏林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仿佛是要想馬上“获得一切”,而不願采取集会并举行游行示威这种治标的办法来使事业蒙受損失似的。

討論起义計劃的會議

11月2日晨,在涅科恩一个酒店里举行了革命工長执行委員會會議,討論起义的战略計劃。参加會議的有李卜克內西、列德堡、繆勒、巴尔特、高茲、邓米克、奥托·佛蘭克、布留尔、威格曼、我和其他許多同志;會議之初,路易莎·齐慈也参加了。此外,工兵部队第二工兵后备营一个姓瓦尔茲、名林德涅尔的上尉連長也参加了會議。他通过列德堡向革命工長組織建議,要求在他率領本連起义时予以支持。因